



鶴林玉露

地集 下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五

地集

廬陵羅大經

景綸

○啟運宮望祭殿

福州啟運宮在開元寺有宋七祖藝祖至哲宗御容塑像乃西京陵寢之舊南渡之初迎奉于此時金兵俶擾倉忙之間載以籃輿七乘至今猶存別造朱輦七乘列于殿廡專差中官一員主香火謂之直殿節序朝廷遣使行家賚送香燭帥守與直殿同

致祭每位用朱盤列食十數品酒三獻云臨安淨
慈寺後有望發殿每歲寒食朝廷差官一員望祭
西京諸陵差陞朝官讀祝版其詞云曆正仲春感
戴濡於雨露心馳西洛悵遐阻於山川恭惟某祖
某宗靈鑒在天聖謨傳後後日秩上陵之典禮徒
切望思絕絕寓祭之權宜愈深愴慕其禮用盤食茶
湯三獻酒余觀柳子厚云每遇寒食田野道路士
女遍滿阜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

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今以萬乘之主乃不獲遂
此志至於寓祭此前古之所未有也宋端平初金
虜既滅朝廷亦嘗遣使修朝陵之禮荆襄以兵五
千護之未至西京諜報敵騎且至兵不敢進使者
潛偕數騎星馳而往行禮而還其諸陵之亡恙與
否皆不可究詰也

○就齋詩

吾郡羅椿字末年誠齋高弟也清貧入骨一介不

錦滿段世三
抄八三十二

取頗有李方叔謝無逸風味累年舉於禮部竟不
 第自號就齋嘗訪誠齋於毗陵誠齋作詩送之歸
 曰梅花香邊躡雪來杏花影裏帶春回明朝解纜
 還千里今日看花更一杯誰遣文章太敬俗何緣
 場屋不遺才南溪鷗鷺如相問為報春吟費麝煤
 宋慶元初誠齋與朱文公同召誠齋力辭求年寄
 詩云不愁風月只憂時髮為君王寸々絲司馬要
 為元祐起西樞政坐壽皇知苦辭君命驚凡子清

對梅花更與誰夢繞師門三稽首起敲冰硯訴相
 思誠齋擊節又送永豐汪令詩云錦纜梅花浦江
 南作縣歸新來薦鷄牘驚動袞龍衣歲晚情難別
 心親事却違恐君天上去扶病出煙霏頗有少陵
 意態他如露濕看花脚鶯啼欲曉山春消千嶂雪
 清逼五湖秋等句皆佳

○大臣賜家廟

宋朝大臣賜家廟者文彥博蔡京鄭居中鄧洵武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卷之二十一
三
余深侯蒙。薛昂白時中童貫秦檜楊存中吳璠虞
允文史弥遠凡十四人。

○古婦人

國風云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又云予髮曲局薄言
歸沐盖古之婦人夫不在家則不為容飾也其遠
嫌防微至於如此杜陵新昏別云自嗟貧家女父
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粧尤可悲矣國
風之後唯杜陵不可及者此類是也。

○碑銘

古人立碑廟以繫牲墓以下棺厥後乃刻歲月或
識事始末盖亦因而文之耳若湯盤銘木公丹書
所載諸銘亦因所用器物著辭以自警未嘗為徒
文也後世特立石以紀事述言而謂之碑銘與古
異矣杜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岷山之上一沉漢
水之中韓退之謂張愉曰丐我一片石載一妃廟
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後世好名之弊至於如此

○戒更革

趙韓王為相置一大甕於坐屏後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蒲即焚之於通衢李文靖公曰沅居重位實無補萬分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唯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山云徃時充貢勅局浮食是慚惟是四方奏請廷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下看詳其或書生貴游不諳民事輕於

補注四三

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悉意論駁朝廷清明常得寢罷編摩之事稽考之勤顧何足以當太官之膳或庶幾者僅此可以償萬一耳凡此皆至論夫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古人曰利不什不變法甚言更革建置之不可輕也或曰若是則將坐視天下之弊而不之抹數余曰不然革弊以存法可也固弊而變法不可也不守法則弊生非法之足以生弊也若韓范之建明

於慶曆者革弊以存法也。荆公之施行於熙寧者，因弊而變法也。一得一失，蓋可觀矣。或曰：荆公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法度，豈可厚誹乎？余曰：有志於二帝三王，當自格君心始，不當自變法度始。有堯舜之君，則有堯舜之治；有禹湯之君，則有禹湯之治。法度云乎哉？否則王芥之井田、房琯之車戰，適足以貽千古之誚耳。朱文公云：浙間學者推尊史記，謂夏紀贊用夏之時，商紀贊用乘殷之輅，事

太平抄

至高祖紀贊則曰：朝以十月，黃屋左纛，譏其不用夏時商輅也。遷之意誠恐是如此，但若使高祖真能行夏時乘商輅，亦只是漢高祖，終不可謂之禹湯。

○潘默成

潘良貴字子賤，自少有氣節，宋崇觀間為館職，不肯遊蔡京父子間，使淮南不肯與中官同燕席。靖康召對，力論時宰何桌唐恪誤國，未幾言皆驗。宋

建炎初召為右司諫。首論亂臣逆黨當用重法以正邦典。壯國威。且及當時用事者姦邪之狀。大為汪黃所忌。書奏三日左遷而去。復召為右史。從臣向子諲奏事。高宗因與論筆法。言久不輟。子諲舉笏近前。厲聲曰。向子諲以無益之言。久瀆聖德。叱之使下。左右皆膽落。由是又去國。晚年力量充疑。定秦檜執正炎。冷處一角。笑傲泉石。作三戒說。深以在得之規。痛自警勵。秦雖令人致語。亦不答。

自少至老。出入三朝。而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所居僅蔽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以丘墓之寄。輸帛數尺而已。有磨鏡帖行於世。言讀書者將以治心養性。如用藥以磨鏡也。若積藥鏡上。而不加磨治。未必不及為鏡。累張禹孔光是已。其大意如此。世以為名言。子賤自號默庵。居

○諸葛武侯

伊尹祿之以天下不顧也繫馬千駟弗受也天下
 信之久矣故事湯事桀廢辟復辟不惟天下不以
 為疑而桀與太甲亦無一毫疑忌之心東坡論之
 曰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
 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定以
 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
 辨者矣此論甚當後世唯諸葛武侯有伊尹風味
 其仲廬三顧而後起與耕莘聘幣已略相類觀其

家來

告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
 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
 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庫有餘帛廩有餘粟以負
 陛下觀此言則其視富貴為何等物故先主臨終
 謂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然君可自取非先
 主照見孔明肝膽其肯發此言雖然先主孔明魚
 水相得發此言無難也此言之發後主與左右固
 皆聞之矣後主非明君也左右非無讒慝也孔明

所謂諸有作姦犯科者宜付外廷論刑所以繩束
左右者非不甚嚴也而當時曾無一人敢與單辭
之謗後主倚信亦卒無纖芥之疑何哉只緣平時
心事暴白足以取信上下故也自三代而後可謂
絕無而僅有矣後之君子爭一階半級雖殺人亦
為之自少至老貪榮嗜利如飛蛾之赴燭蝸牛之
舐壁青蠅之逐臭而曰我能立大節辦大事其誰
能信之

○有核對答

揚東山嘗為余言昔周益公洪容齋嘗侍宋壽皇
宴因談肴核上問容齋卿鄉里何所產容齋番禺
人也對曰沙地馬蹄蠶雪天牛尾狸又問益公公
廬陵人也對曰金掛玉版筍銀杏水晶葱上吟賞
又問一侍從忘其名浙人也對曰螺頭新婦臂龜
脚老婆牙四者皆海鮮也上為之一笑其嘗陋三
公之對昔其帥五羊時漕倉市舶三使者皆閩浙

其某力

人酒邊各盛言其鄉里果核魚蝦之美復問其鄉里何所產其笑曰它無所產但產一歐陽子耳公笑且慙

○初筮謁郡

揚東山言其初筮為永州零陵主簿太守趙益字安卿丞相元鎮子也初參之時客將傳言待衆官退却請主簿客退趙具冠裳端坐堂上凡再請其不動三請其解其意遂庭趨一揖上階稟叙遂一

還禮數既畢立問何日交割稟以欲就某日答云可一而交割一揖徑入更不與言延坐其退而抑鬱幾成疾以書白誠齋欲棄官而歸誠齋報曰此乃教誨吾子也它日得力處當在此某意猶未平後涉歷稍深方知此公善教人尚有前輩典刑朱文公曰人家子弟初出仕官須是計喫人打罵底差遣方是有益亦此意

○柔福帝姬

漢昭帝時夏陽男子成方遂居湖有故太子舍人
 謂之曰子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利其言乃乘黃犢
 車詣北闕自稱衛太子公卿以下莫敢發言問不
 疑後至此吏收縛竟得其姦宋靖康之亂柔福帝
 姬隨北狩宋建炎四年有女子詣闕稱爲柔福自
 虜中潛歸詔遣老官人視之其貌良是問以官禁
 舊事略能言彷彿但以足長大疑之女子頓感曰
 金人驅迫如牛羊跣足行萬里寧復故態哉上側

然不疑其詐即詔入官授福國長公主下降高世
 榮注龍溪行制詞云彭城方急魯元嘗困於面馳
 江左既興益壽宜免於禁鬻資粧一萬八千緡紹
 興十二年顯仁太后回鑾言柔福死于虜中久矣
 始知其詐執付詔獄乃一女巫也嘗遇一宮婢謂
 之曰子貌甚類柔福因告以官禁事教之爲詐遂
 伏誅前後請給錫資計四十七萬九千緡古今事
 未嘗無對成方遂遇雋不疑故其詐不行此女巫

若非顯仁之歸富貴終身矣

○鬻廟祠庶

荆公行新法鬻廟坊塲河渡司農又請并祠庶鬻之
官既得錢聽民為買區廟中穢雜喧踐無所不至
張安道知南京上疏言宋王業所基也而以火德
王闢伯封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為宋始封此二
祠者獨不可免於鬻乎神考覽之震怒批曰慢神
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庶皆得免鬻近時豫

章嘗於孺子亭賣酒劉潛夫題詩云孺子亭前拖
酒旗遊人那解薦江離白鷗欲下還飛起曾見當
年解榻時帥聞之亟令住賣嘉定間臨安西湖上
三賢堂亦賣酒大學士人題詩云和靖東坡白樂
天幾年秋菊薦寒泉如今往事都休問且為官司
趁酒錢府尹聞之亦愧而止

○斬黃二守

宋嘉定辛巳三月金人圍黃州詔馮榘接斬黃榘

遷延不進黃州守何大節字中立召僚佐告之日
 城危矣而救不至諸君多有親老且非守土之臣
 可以死可以無死乃各予以差出之檄使為去計
 自取郡印佩之誓以死守一夕與兵忽轉告曰城
 陷矣擁之登車纜出門虜兵已紛集大節竟自沉
 于江未二月又陷蘄州守李誠之字茂欽手殺其
 妻孥奴婢然後自殺官屬多死之朝廷褒贈誠之
 且為立廟而宋寧宗帝紀書大節棄城遁二人皆

出大學劉潛夫詩云淮堰便合營雙廟太學字今方
 出二儒文云世俗今猶疑許遠君王元未識真卿
 蓋為中立解嘲然等死耳茂欽果決是以全節中
 立遲懦是以敗名忠臣義士可以監矣

○儉約

李若谷為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即止東坡
 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
 斷為三十塊桂屋梁上平且用畫叉挑取一塊即

藏去又以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云此賈耘
 老法也又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
 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張無垢云余平生貧
 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過數十金亦自足
 至今不易也有客自東陽來言鄭亨仲日以數十
 金懸壁間椒桂葱薑皆約以一二金曰吾平生貧
 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
 要見舊時齏鹽風味甚長久也仇泰然守四明與

一幘官極相得一日問及公家日用多少對以十
 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許多錢曰早具少
 肉晚菜羹泰然驚曰某為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
 是喫菜公為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見疎
 余嘗謂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太凡貪淫之過未有
 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以養德也人之
 受用自有劑量省蓄淡泊有久長之理是可以養
 壽也醉醲飽鮮昏人神志若疏食菜羹則腸胃清

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媿是可以養氣也故老氏以爲一寶

○斷決

具請成於越勾踐欲許之范蠡不可楚求和於漢高帝欲許之張良不可此霸王成否之機也子亦明決矣哉故曰需者事之賊又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臣諂主愚

相玄竄位登御床地忽陷群臣失色殷仲文曰良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南燕汝水不冰燕主超惡之李超曰良由逼帶京城近日月也燕主亦大悅下諂上愚可發一笑

○鍼尉道人

朱文公有足疾嘗有道人爲施鍼尉之術旋覺輕安公大喜厚謝之且贈以詩云幾載相扶藉瘦筇

一鍼還覺有奇功出門放杖兒童笑不是從前勃
 窳翁道人得詩徑去未數日足疾大佳甚於未鍼
 時ヨリモスニヤ亟令人尋逐道人已莫知其所往矣公歎息曰
 某非欲罪之但欲追索其詩恐其持此誤它人爾

○檀弓脫句

禮記檀弓子貢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
 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做吾郡劉尚書美中家有
 古本禮記梁木其壞之下有則吾將安仗五字

○女戒

朱文公嘗病女戒鄙淺欲別集古語成一書立篇
 目曰正靜曰卑弱曰孝愛曰和睦曰儉質曰寬惠
 曰講學且言如杜詩云嗟汝未嫁女衷心鬱忡忡
 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凡此等句便可入正靜
 它皆做此嘗以書屬靜春先生劉子澄纂輯迄不
 能成公盖欲以配小學書也

○二老相訪

宋慶元間周益公以宰相退休揚誠齋以秘書監
 退休實為吾邦二大老益公嘗訪誠齋于南溪之
 上留詩云揚監全勝賀監家賜湖豈比賜書華誠齋
二字光回環自開二三徑誠齋東園有三三徑其
宗御書再開三徑是劍明誠齋奄有頃刻能開七夕花門
三三徑一徑花開一徑行外有田供伏臘望中無處不煙霞却慙下客非摩
 詰無畫無詩只謾誇誠齋和云相國來臨處士家
 山門草木也光華高軒行李能過李小隊尋花到

浣花留贈新詩光奪月端令老子氣成霞未論藏
 去傳貽厥拈向田夫野老誇好事者繪以為圖誠
 齋題云平叔曾過魏秀才何如老子致元台蒼松
 白石青苔徑也不傳呼宰相來用魏野詩翻案也
 厥後誠齋家嗣東山先生伯子宋端平初累辟召
 命以集英殿修撰致仕家居年八十雲巢曾無疑
 垂公門人也年尤高嘗携茶袖詩訪伯子其詩云
 寒衣不待履霜回到得如今亦樂哉泓穎有時供

戲劇軒裳無用任塵埃。眉頭猶自懷千恨。興到何
如酒一杯。知道華山方睡覺。打門聊伴客奴來。伯
子和云。雪舟不肯半途回。直到荒林意盛哉。籬菊
苞時披宿霧。木犀香裡絕纖埃。錦心繡口垂金薤。
月露天漿貯玉杯。八十仙翁能許健。片雲得々出
巢來。其風味庶幾可亞前。二老云。無疑博學工文
尤精考訂。有宋朝新舊官制考。行於世。以隱逸。召
為秘閣校勘。吾黨之士多勸其毋出。而無疑竟出。

先君竹谷老人送以詩云。泰華山人上赤墀。上嗟
安在見何遲。老於尚父投竿日。少似轅生對策時。
然鶴驚猿碎舊隱。鞭鸞答鳳摠新知。早陳經國平
邊策。歸領雲巢舊住持。無疑立朝逾年。除太社令。
未及有所開陳。奉祠而歸。年僅九十乃終。

○漢二獻

周益公云。漢二獻皆好書。而其傳國皆最遠。士大
夫家。其可使讀書。種子衰息乎。

○風香

杜陵詩云色難臭腐食風香色難臭腐用神家王
方平事獨食風香二字解者不注所出余觀佛書
云凡諸所歟風與香等意杜陵用此

○示儉

宋高祖留葛燈籠麻蠅拂於陰室唐太宗留柞木
梳黑角篋於寢宮以此示後世猶奢

○識字

西漢諸儒揚子雲獨稱識字韓昌黎云凡為文者
宜略識字則識字豈易乎哉晁景廷晚年日課識
十五字揚誠齋云無事好看韻書

○萬卷百車

唐李渤問歸宗禪師曰須弥納芥子僕即不疑芥
子藏須弥恐無是理歸宗曰人言學士讀萬卷書
是不滿曰然歸宗曰是心如椰子大萬卷書從何
處著荆公詩云巫醫之所知識書史之所業載車必

愈愚隨筆三
統紀字二十一

百兩獨以方亦攝即歸宗之意余謂一心具一本
越前章謂鵬搏鯨運不足計其高深日升月沉不
定計其廣狹萬卷百車又何足道

○湯武

湯武應天順人之舉實出於伊尹太公湯五遭伊
尹適夏意亦可見伊尹既醜有夏遂相湯伐桀詩
曰實維何衡實左右商王不言湯用伊尹也書之
誓言有以地言者其誓是也有以人言者湯誓是也

有以國言者秦誓是也秦誓在傳再子皆謂之太
誓言字泰太通前輩謂伐商之謀實本於太公故
以名誓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
太商不言武王用太公也湯武非富天下之志於
此可見雖然夫子則不以是而怨湯武也序書之
辭曰湯勝夏曰武王勝殷殺受未嘗分其罪於伊
尹太公此與春秋書許世子止趙盾同一筆也東
坡海外論可謂深識周孔之心矣余嘗疑商之取

夏周之取商一也。湯崩而木甲不明，甚於成王之
幼冲矣。然夏人帖然，未嘗萌蠢動之心。及武王既
喪，商人不靖，觀鳴鳩小楚之詩，悲哀急迫，岌岌然
若不可以一朝居何也。湯放桀於南巢，蓋亦听其
自屏於遠方，而終耳未至，如以黃鉞斬紂之甚也。
故夏人之痛，不如商人夫以懷王之死，楚人尚且
悲憤不已，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之語。況六百年
仁恩之所滲灑者哉。當是時，若非以周公之聖，消

息弥縫於其間，則周之復為商也，決矣。且湯既勝
夏，猶有慙德，慄々危懼，若將隕于深淵。至于武王
則全無此等意思矣。由是論之，湯武亦豈可並言
哉。朱文公云：成湯聖敬，日躋與盤，銘數語猶有細
密工夫。至武王往々，並不見其切已事。

○景不訓仰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々止。景，明也。謂所行之光明
也。世俗有景仰景慕之語，遂失其義。妄以景訓仰。

多取前賢名姓。加景字於上。以為字。如景周景顏之類。失之矣。前史王景略。近世范景仁。何嘗以景為仰哉。真西山舊字景元。後悟其非。乃改為希元云。

○始皇袁紹

始皇為魏所敗。尚能謝王翦。袁紹為魏所敗。乃至殺田豐。欲不亡得乎。

○一聯八意

杜陵詩云。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蓋萬里地之遠也。秋時之慘淒也。作客羈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齒暮也。多病衰疾也。臺高迥處也。獨登臺無親朋也。十四字之間。含八意。而對偶又精確。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五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六

地集

廬陵羅大經 景綸

○兄弟偈

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々言語莫傷
 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詞意藹然
 足以啓人女子之愛然余嘗謂人倫有五而兄弟
 相處之日最長君臣之遇合朋友之會聚又速固
 難必也父之生子子之配夫其早者皆以二十歲

女友カ

為率オホキ惟兄弟或一二年或四五年相繼而生自竹馬游嬉以至テ鮪背鶴髮其相與周旋多者至七八十年之久若恩意浹洽猜間不生其樂豈有涯哉近時有周益公以太傅退休其兄乘成先生以將作監丞退休年皆八十詩酒相娛者終其身章泉趙昌甫兄弟亦俱隱玉山之下蒼顏華髮相從於泉石之間皆年近九十真人間至樂之事亦人間希有之事也

○烏石題名

嚴州烏石寺在高山之上有岳武穆飛張循王俊劉大尉光世題名劉不能書今得兒意真代書姜堯章題詩云諸老凋零極可哀尚留名姓壓崔嵬劉郎可是踈文墨幾點胭脂洗綠苔

○臨事之智

大凡臨事無小大皆貴乎智フ者何隨機應變足レ以弭患濟事者是也張珩崖守蜀兵火之餘人懷

反側。一日大閱方出。軍衆忽嵩呼。牟崖亦下馬隨。衆東北望三呼攬轡復行。衆不敢譴。宋真宗不豫。李文定公以宰相宿內。祈禳時太子尚幼。八大王元儼者頗有威名。問疾留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熱水。過問之曰。王所需也。文定取案上墨筆攬水。令盡。黑王見之大駭。意其爲毒也。即上馬去。文潞公知成都。大雪。客帳下卒有諍語。共折井亭燒以禦寒。軍將以聞。公徐曰。今

夜誠寒。亭弊矣。正欲改造。更有二亭。可盡拆爲薪。樂飲如常。明日乃究問。先折亭者。杖而流之。前輩如此類。其多皆所謂智也。小而文潞公幼年之浮。球司馬公幼年之擊甕。亦皆於倉卒之中。有變通之術。世傳趙從善尹臨安。宦寺欲窘之。一日內索朱紅菓子三百隻。限一日辦。從善命於市中取茶卓一。樣三百隻。糊以清江紙。用朱漆塗之。咄嗟而成。兩宮幸聚景園。回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時刻。從善

命於娼家取竹簾束之頃刻而辨辛幼安在長沙
欲於後圃建樓賞中秋時已八月初旬矣吏白宅
皆可辨唯瓦難辨幼安命於市上每家以錢一百
賃簾前瓦二十片限兩月以瓦收錢於是瓦不可
勝用宋嘉熙間江西峒丁反吉州萬安宰黃炳鳩
兵守備一日五更探報寇且至炳亟遣巡尉領兵
迎敵衆皆曰搗腹柰何炳曰第速行飯且至矣炳
乃率吏輩携竹籬木桶沿市民之門曰知縣買飯

時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熱飯熱水厚酬其真負之
以行於是士卒皆飽餐一戰破寇由此論功擢守
臨川兼度節

○雨晴詩

杜陵詩云雨晴山不改晴罷峽如新言或雨或晴
山之體本無改變然既雨初晴則山之精神煥然
乃如新焉朱文公寄籍溪胡原仲詩云甕牖前頭
翠作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

青山只麼青胡五峯見之以為有體而無用乃賡
之曰幽人偏愛青山好為是青山青不老山中雲
出雨乾坤洗出一番青更好宋公用杜上句意五
峯用杜下句意然杜只是寫物二公則以喻道

○善師

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琴以不鼓為妙棋以不
著為高

○子家羈

子家羈不欲昭公與季氏立異子家羈豈黨季氏
者乎陳平周勃不與呂氏立異平勃豈黨呂氏者
乎狄仁傑不與武氏立異仁傑豈黨武氏者乎處
事變者須識此意雖然夫子三都之墮王陵庭爭
之語駱賓王舉兵之檄亦不可少也聲大義者張
膽而明目定大策者潛慮而密謀

○中興賦聯

宋紹興間黃公度榜第三人陳各上字係脩福州光宗廟諱

鶴林玉露 卷十三 五
人解試四海想中興之美賦第五韻隔對云葱嶺
金堤不日復廣輪之士泰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
塵時諸郡試卷多經御覽高宗親書此聯於幅紙
黏之殿壁及唱名王音云婢便是陳修吟誦此聯
淒然出涕問鄉年幾何對曰臣年七十三問鄉有
幾子對曰臣尚未娶乃詔出內人施氏嫁之年三
十皆益甚厚時人戲爲之語曰新人若問郎年幾
五十年前二十三其年第五人方翦興化人解試

中興日月可冀賦一聯云佇觀僚屬復光可隸之
儀忍死須臾咸泣山東之淚亦經御覽親筆錄記
唱名日特命加一資上恢復初志隨寓發見感憤
如此而卒於不遂秦檜之罪可勝誅乎

○晏先

宋淳熙間廬陵有惡少子曰晏先以殺人減等流
嶺南行有日逢其黨二人於市晏目之曰盍免我
乎二人不應而去行數日送徒者節其飲食有害

之々意。一夕止旅舍。一人者忽來。為酒饌饗。畢及
 送徒者。盡夕歌呼。至曉偕行。過荒林間。一人以白
 金一笏。擲于地。抽刃言曰。曩吾兄弟也。汝能釋使
 逃。請以此金為謝。不然不能俱生矣。送徒者欣然
 破械縱去。為疑冢道傍。而反越三十年。曩自淮駕
 巨艦來歸。貨貨鉅萬。訪二人。皆死矣。妻子方貧。不
 能自活。曩哭祭其墓。盡哀厚。遺其妻子。乃去。鄭毅
 夫過朱亥墓詩云。高論唐虞儒者事。賣君負國豈

蒙承下五

勝言。馮君莫笑金椎。陋却是申屠。解報恩諒哉。

○老馬

韓子管仲。隰朋從桓公。伐孤竹。春往而冬反。迷惑
 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
 遂得道焉。杜陵詩云。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用
 此事也。東坡代滕達道疏云。自念舊臣。譬之老馬。
 雖筋力已衰。不堪致遠。而經涉險阻。粗識道路。又
 用杜詩意。

師子駒

唐太宗末年。識家明言。女主昌。又明言。為武氏。又明言。其人已在宮中。乃以疑似。殺李君羨。過矣。則天當時特。一官嬪。誠無可疑之迹。然史載。太宗有駿馬。曰師子駒。極猛悍。太宗親控馭之。不能馴。則天時侍側。曰。惟妾能制之。太宗問其術。對曰。妾有三物。始則。捶以鐵鞭。不服。則擊以鐵槌。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爾由此觀之。其英烈。猛厲之氣。亦

自發露。特太宗不之覺耳。則天後來。駕馭群臣。專用此術。

無思無為

袁和叔云。非木。非石。無思。無為。揚敬仲深愛其語。故銘其墓曰。和叔之覺。人所未知。非木。非石。無思。無為。蓋以為造極之語也。然余觀蘓頴濱論語解。云。火必有光。心必有思。聖人無思。非無思也。外無物。內無我。物我既盡。心全而不亂。物至而知。可否。

可者作不可者止。因其自然而吾未嘗思未嘗爲。此所謂無思無爲也。如使頑然不動與木石爲偶。而謂之無思無爲則亦何以通天下之故哉。此說即和叔之說也。豈敬仲未之見耶。禪家去昏散病。絕斷常坑。蓋昏與斷則如木如石矣。散與常則妄思妄爲矣。又云貴真空不貴頑空。蓋頑空則頑然無知之空。木石是也。若真空則猶之天焉。湛然寂然。元無一物。然四時自爾行。百物自爾生。粲爲日。

星滄爲雲霧。沛爲雨露。轟爲雷霆。皆自虛空生。而所謂湛然寂然者。自若也。頽濱深味。禪說故其論亦此意。

○養鷄養虎

內繕已性。當如紀消之養鷄。外順物性。當如顏闔之養虎。

○了死生

淵明詩云。既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居常待其盡。

曲肱豈傷冲此修身俟死之意也可謂了死生矣
 謝溪堂詩云淵明從遠公了此一大事余謂淵明
 性資高邁豈特從遠公而後了况其言曰得知千
 載外上賴古人書又云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
 汲々魯中叟弥縫使其淳則其於六經孔孟之書
 固已探其微矣於了死生平何有

○晚唐詩人

晚唐詩綺靡之風骨或者薄之且因王維儲光羲

怒忿怒之語

位法字之語

輩而并薄其人然氣節之士亦往往出於其間昭
 宗末年朱温篡形已成韓偓在翰林蘓檢數為經
 營入相偓怒曰公不能有所為今朝夕不濟乃欲
 以此相汚耶昭宗欲相偓偓辭而薦趙崇崔胤怒
 使温譖而逐之昭宗與之泣別偓位曰臣得遠貶
 及死乃幸不忍見篡弑之辱也司空圖初為禮部
 員外郎棄官隱居王官谷累徵不起柳璨以詔書
 徵之圖懼詣洛陽入見陽為衰野墜笏失儀乃下

詔以為傲代釣名放還山羅隱乾符中舉進士十
上不第黃巢亂歸依錢鏐及朱溫篡詔至痛哭勸
鏐舉義鏐不能從溫聞其名以諫議大夫招之不
就事鏐終於著作佐郎若二子者又可以晚唐詩
人薄之乎

○詩疊字

詩有二句疊二字者如吳融秋樹詩云一聲南鴈
已先紅撼々淒々葉々同是也有一句連三字者

如劉駕云樹樹樹梢啼曉鶯夜夜々深聞子規是
也有兩句連三字者如白居易云新詩二十軸軸
軸金玉聲是也有三聯疊字者如古詩云青々河
畔草鬱々園中柳盈々樓上女皎々當窓牖娥々
紅粉粧纖々出素手是也有七聯疊字者曹黎南
山詩云延々離又屬夫々叛還邁喁々魚闖萍落
落月經宿闇々樹牆垣嶽々架庫廡參々削劍戟
煥々銜瑩琇敷々花披萼闌々屋摧雷留悠々舒而

安兀々狂似狃超々出猶奔蠢々駭不懋是也近
 時李易安詞云尋々覓々冷々清々凄々慘々戚
 戚起頭連疊七字以二婦人乃能新意出奇如此
 ○應世守已
 無可無不可應世法也有為有不為守已法也

○韓璜廉按

宋紹興中王鈇帥番禺有狼藉聲朝廷除司諫韓
 璜為廣東提刑令往廉按憲治在韶陽韓纔建其室

即行部詣番禺王憂甚寢食幾廢有妾故錢塘娼
 也問主公何憂王告之故妾曰不足憂也璜即韓
 九字叔真舊遊妾家最好歡須其來強邀之飲妾
 當有以敗其守已而韓至王郊迎不見入城乃見
 岸上不交一談次日報謁王宿治具於別館茶罷
 邀遊郡圃不許固請乃可至別館水陸畢陳伎樂
 大作韓跋躅不安王麾去伎樂陰命諸娼淡粧詐
 作姬侍迎入後堂劇飲酒半妾於簾內歌韓昔日

所贈之詞韓聞之心動狂不自制曰汝乃在此耶
 即欲見之妾隔簾故邀其滿引至再至三終不肯
 出韓心益急妾曰司諫曩在妾家最善舞今日能
 為妾舞一曲即當出也韓醉甚不知所以即索舞
 衫塗抹粉墨踉蹌而起忽跌于地主亟命索轎諸
 娼扶掖而登歸船昏然酣寢五更酒醒覺衣衫拘
 絆索燭覽鏡羞媿無以自容即解舟還臺不敢復
 有所問此聲流播旋遭彈劾王迄善罷夫子曰振

也慾焉得剛韓璜之謂矣

○伯夷木公

木公之鷹揚伯夷之叩馬道並行而不相悖也木
 公處東海之濱進而以切業濟世伯夷處北海之
 濱退而以名節勵世二者老者天之太老也故各
 為世間辨一大事可謂無負文王之所養矣使伯
 夷出而任木公之事則木公亦必退而為伯夷之
 事所謂易地則皆然切意二者受文王之養平屈

儒門恩閣錄上
 三十一

暇日同堂合席念王室之如燬固欲起而救亂思
 冠冕之毀裂又恐因而階亂故水火相濟塩梅相
 成各以一事自任如三仁之自獻自靖或殺身以
 全節或歸周以全祀或佯狂以全道均不失本心
 之德而已矣豈故相矛盾者哉觀伯夷之諫木公
 扶而去之曰義士意可見矣

○擒虎弄龍

宋紹興乙卯以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鼎上言自來

祈禱斷屠止禁猪羊今後請并禁鵝鴨時胡致堂
 在西掖見之笑曰可謂鵝鴨諫議矣聞虜中有龍
 帛大主當以鵝鴨諫議當之嘉定中察院羅相上
 言趙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殺正言張次賢
 上言八盤嶺乃禁中來龍乞禁之行太學諸生遂
 有羅擒虎張弄龍之對

○自警詩

梅州 徒然句解二十一

胡澹庵十年貶海外北歸之日飲于湘潭胡氏園

愈愚隨筆七十一
 野槌上二六

題詩云君恩許歸時一醉傍有梨頰生微澗謂侍
 妓黎倩也厥後朱文公見之題絕句云十年浮海
 一身輕歸對黎澗却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
 到此誤平生文公全集載此詩但題曰自警云余
 觀東坡慈林載張元忠之說曰蕪子卿啣雪啖甕
 蹈血出背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為胡婦生
 子而沉洞房綺練之下乎乃知此事未易消除文
 公之論澹庵亦猶張元忠之論蕪子卿也近時劉

叔友論劉項曰項王有吞嶽瀆意氣咸陽三日火
 骸骨亂如麻哭聲慘怛天日而眉容不斂是必鐵
 作心肝者然當垓下訣別之際寶區血廟了不經
 意惟眷一婦人悲歌悵飲情不自禁高帝非天
 人歟能決意於太公呂后而不能決意於戚夫人
 杯羹可分則笑嫚自若羽翼已成則殺獻不止乃
 知尤物移入雖大智大勇不能免由是言之世上
 無如人欲險信哉

○虞賓

堯不以天下與丹朱而舉舜世皆謂聖人至公無
 我知愛天下而不知愛其子余謂帝堯此舉固所
 以愛天下也尤所以愛丹朱也異時雲行雨施萬
 國咸寧虞賓在位同其福慶則安家而厚蒼生兩
 得之矣若使其以微扈之資輕居臣民之上則毒
 痛四海不有南巢之放必有牧野之誅尚得為愛
 之乎曾子曰君子愛人以德龐德公曰吾遺子孫

以安堯舜之於子亦不過愛之以德遺之以安耳
 故愛子者人之常情也堯舜豈外人之常情以為
 異哉故其書曰典

○信美樓記

項平甫作信美樓記云王仲宣之言曰雖信美非
 吾土芳魯何足以少留自仲宣至今千有餘年文
 士一詞曰此思歸之曲也魯未有考其文而論其
 心者蓋仲宣漢貴公孫也少依王室世受國恩雖

遜身南夏而繫志西周彼以為撫清漳曲沮之流
不若灞澹涇渭之速清也覽昭丘陶牧之勝不若
終峻具華之巫平也冀道路之一開憂日月之逾
邁故憂然以是為不可久留蓋士之出處不齊又
矣充仲宣之賦當與子美岳陽樓五言大白鳳凰
臺長句同帙而共編不當與張翰思吳之歎班超
玉門之書馬援浪泊西里之念雜然為一議狀也
平甫此論得仲宣之心矣仲宣不依曹黃二表而

依劉表意亦可見故仲宣之忠於漢陶淵明之忠
於晉羅昭諫之忠於唐皆詩人文士之識大義有
氣節者樓乃胡仲方為荆南撫幹時所建揚誠齋
題詩云大資孫子太參孫磊隗胸中萬卷橫樓上
已堆千古恨晚潮更作斷腸聲古有仲宣今仲方
二樓分貯一秋江散懷幸有杯中物莫下南窓下
北窓亦平甫之意也

○朱温母兄

朱温父誠以五經教授鄰里號朱五經温爲節度使其母王氏猶傭食蕭縣劉宗家始迎以歸温舉觴爲壽啓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爲節度使無忝於先人矣母惻然良父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也賢哉此媪深哉此言其於朱五經之學必槩嘗有聞矣温篡位之日與宗戚飲博酒酣其兄全昱忽投瓊擊盆中迸散脫曰朱二爾礪山一百姓從黃巢爲盜天子用

地中

汝爲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唐家二百年社稷吾行見汝赤其族矣何以博爲全昱此言亦甚賢也然則温之父賢母又賢兄又賢獨温凶德耳荀卿子謂人性惡其然豈其然乎

○詩文反句

杜詩有反言之者如云父拚野鶴如雉鬚若正言之當云雙鬚如野鶴也又云黃鳩高於五尺童化爲白鳥似老翁若正言之當云五尺童時似

黃鵠トソ化ニ為ニ老翁ト似ク白鳥ト也他如紅豆ト啄殘ト鸚鵡ト粒
碧梧ト棲ス老鳳凰ト枝亦ク然リ左氏傳曰室ニ於テ怒ル市ニ於テ色ヲ
曾南豐曰室ニ於テ議ス塗ニ於テ歎ス皆ク如此ノ類ニ

新刊鶴林玉露卷六

